

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聚焦

挑战

失业的中国

刘大海 / 著

跨

世

纪

中

国

头

号

难

题

与

国

人

的

命

运

经济日报出版社

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聚焦

挑战

失业的中国

汪大海 /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跨
世
纪
中
国
头
号
难
题
与
国
人
的
命
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挑战失业的中国 / 汪大海著.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 1999. 3
ISBN 7 - 80127 - 583 - 7

I. 挑… II. 汪… III. 失业 - 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D669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2125 号

挑战失业的中国

作 者	汪大海编 (著)
责任编辑	雷 伟
责任校对	王 鹏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总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大 32 开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5.25 印张
印 数	1 - 5000 册

ISBN7 - 80127 - 583 - 7 / F · 154 定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前 言

失业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不管你信不信,失业下岗正走向你我。

失业是困扰当今西方国家最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欧洲联盟国家,失业率一直在高位盘旋,居高不下。1997年为10.7%,失业人数达1800万。失业者时常穿行在伦敦、巴黎、罗马、柏林等城市的大街小巷,发出抗议失业的呐喊。在美国这个头号经济大国,其经济将会实现软着陆,且1997年失业率降至1973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6%,但工人们却越来越恐惧失去工作,就像90年代初一样,好的、坏的、老的、少的,大家都生活在失业的压力之下。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劳动力结构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剧变,从而产生了大量结构性失业。对此,西方舆论指出:失业是当今西方世界面临的最大安全问题。如果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垮台。于是,西方世界纷纷惊呼——“狼来了”。

当今的东方世界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变革。在东南亚,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严重衰退,百业萧条。经济风暴引起失业风暴,1997年,仅泰国就有170万人失去工作,1998年还得有200万人要丢掉饭碗。经济危机打击就业,外籍劳工首当其冲,成千上万的缅甸人、老挝人、越南人、柬埔寨人、孟加拉人、中国人和斯里兰卡人正被迫卷起铺盖回家。泰国计划驱逐100万外国移民,马来西亚打算把200万移民中的大部分遣送回家。1998年对于东南亚人来说无疑是苦涩的。而当世界将其视线投向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时候,处于东方世界变革的

中心有切肤体验的中国各阶层民众,高达 92.7%的人表示失业下岗问题在中国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失业下岗成为全中国关注的焦点。1997 年,我国城镇下岗职工已近 1200 万人,今后 3 年仅国企还将有 1000 万人要下岗分流,扣除已再就业人员,目前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员规模在 1100—1250 万人左右,而且 1998 年还将有机构改革精简下来的行政人员需要安排,将有 800 多万城镇新增劳动力,将有不回避的“民工潮”。一个新的失业高峰已经汹涌而至,这是我国近 20 年来继 1979 年、1989 年后的第三次失业高峰。受到失业巨大冲击的东方人众口一词也是——“狼来了”。

毋庸置疑,失业,无论对于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对于富国还是穷国,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共同课题,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头号社会难题。

西方:失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西方社会正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移,与此相应,在劳动力市场上即使是以以前还无忧无虑的“白领”工人也大批失去工作,更不用说“蓝领”工人了。如今法国失业人数已达 300 万,另有 300 万正濒临失业或只是临时工,法国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意大利的失业率为 12%,5750 万人口中只有 2300 万人在努力工作,高达 1000 万以上的人都在领取某种形式的补助而无须工作,他们的大部分人在 60 岁以下,而正是这些人赢得的同情多于 200 万真正的失业者;曾是就业乐土的英国目前只有 1/3 有就业能力的居民达到了充分就业,有 1/5 的家庭全家处于失业状态,上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更为残酷的是许多年轻人毕业即失业,然后将直面漫长的痛苦人生;德国的 450 万失业者终日沉溺于政府开办的“失业咖啡馆”,有的失业者用失业补助旅行行乐,有的失业者长期自由自在地拿失业补助在大学里“寻找自我”,有的年轻夫妻为领取“未婚母亲补助”而带着孩子不结婚;在就业天堂的美国,

人们关心的已不再是劳动的再分配,而是失业的再分配,许多人经常不得不满足于一种饥饿工资。

现在,西方年轻的职业女性为避免一旦失业后无法适应新生活,而宁愿挤出时间去照料孩子。经理们以往因渴望轻松一下而宁愿有朝一日被解雇,但现在他们却因难以找回以往的工作感觉而恐惧失业。失业已不再是“下层阶级”的命运,它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西方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方式。人们谋生的职业正面临消亡的危险。

中国:下岗向失业有序过渡

失业下岗已成为当今中国最流行的词汇。下岗其实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失业,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失业现象。

下岗是计划经济下的就业中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理论倡导“社会主义不存在失业”,把失业作为理论禁区。在实际工作中则采取统包统配的计划就业制度。计划经济时代的这种所谓的“充分就业”是以低工资来实现高就业的,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而且是以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来维系的,从而造成表面上的无失业状态与事实上的隐性失业,造成企业的冗员泛滥与经济体制的积重难返。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企业被直接推向市场,而不充分就业和稳性失业“消耗”了企业的效益,威胁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减员增效”成为不得已而又必然的选择,这样,冗员得以释放,隐性失业得以显性化,大批职工不可避免地离开他们多年的工作岗位,亦即下岗。下岗的基本特征是,职工就业中断,离开原单位的工作岗位,但仍同原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由原单位保证其基本生活需求并安排其就业。这就意味着职工下岗后并不能马上推向社会,而是与原单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离岗不离厂”的下岗又使企业减负的努力事倍功半。为了不使下岗职工滞留在企业,又不简单地把他们推向社会,一些

城市成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托管下岗职工，为下岗职工提供就业服务，落实基本生活保障，这种“离厂不离行”的“托管”制并没有完全进入市场，只是向真正市场化的一种过渡。

失业是市场经济下的就业中断。失业普遍存在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来配置，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职业，雇主则通过劳动力市场选择劳动力，在这种双向选择的过程中有些劳动力得不到雇佣而中断就业，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不可避免，由市场经济带来的高失业问题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职工下岗将会逐步演变为外部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公开失业，下岗职工将逐步脱离企业，走出“再就业服务中心”，只能直接进入就业市场，肩负托管使命的“再就业服务中心”也将被迫关闭。下岗逐步向失业有序过渡，是就业进入市场的必然结果。下岗现象终将成为历史。

失业下岗：一把双刃剑

1997年我国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落”，有效地控制了高通货膨胀。由此，能否成功地实现第二次“软着落”，卓有成效地降低高失业率，就成为留给中国最大的跨世纪挑战。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失业比通胀更值得重视，第二次“软着落”比第一次“软着落”更为迫切与艰巨，因为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是人人有份，而失业下岗毁掉的则是失业下岗者的工作，造成劳动力资源的闲置与浪费，直接损害失业下岗人群及家庭的基本利益，甚至给他们带来生存危机，因此，更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与心理失衡。失业下岗还是经济大敌，引发停滞和倒退，过高的失业率会造成大约4.5%左右的GDP损失，“奥肯法则”也指出失业率每增加1%，则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2.5%左右。

“狼来了”，意味着风险和挑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能是

祸水，失业下岗已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自然会有人感到恐慌和不安，这属正常，而少数人则蠢蠢欲动，干起了不光彩或违法的勾当，则走向了反面。对此，有一流行歌曲改编的民谣为证：“下岗男工不用愁，手拿小刀或匕首，大街小巷走一走，该出手时就出手。下岗女工不用愁，口红头油摸一摸，歌厅舞厅溜一溜，你有我有全都有。”于是就有了该不该放失业下岗这只“狼”进来的争论。

其实，羊群是应该放进狼，否则就会是一群“懒羊”。不把门打开，放失业下岗这只“狼”进来，一方面劳动力资源是死水一潭，缺乏活力，更谈不上合理配置；另一方面冗员泛滥，劳动力素质不高，工作效率低下，企业缺乏竞争力。“狼来了”，可能总会有一些羊被吃掉，但决不能因此而期望通过限制“狼”的进入来保护自己的生存。而只有从更深层次看到失业下岗这只“狼”来了以后，对于中国和失业下岗者来说，并不全是灾难与不幸，它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也带来了新的就业观念与就业制度，带来了新的就业机制与就业方式，带来了高效与活力。

失业下岗，是一把正在使中国经济走向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又在使每个中国人都不得不经历其阵痛，重新修正自己生存轨迹的双刃剑。

狼真的来了！当失业下岗大潮拍击着计划经济的壁垒和每个就业者的时候，退缩畏惧没有出路，直面市场方有希望，制度创新才有活力，开拓创业就有门路。

百姓疾苦的深层关注
书斋学者的民生大策

第一篇

失业：中国跨世纪的头号难题

第一章 失业是一个“谜”

第二章 失业：一个“硬币”的两面

第一章 失业是一个“谜”

第一节 谈虎色变：失业是否是衡量姓“社”姓“资”的标准

失业姓什么，是姓“社”还是姓“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失业幽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失业存在到承认失业存在的历程。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致力于消灭失业。失业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失业是中性词，它不分社会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待业”是一种失业，“下岗”也是一种失业。

●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姓氏是家族的符号。从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视角看，在宗法社会中，大姓、小姓、士族、庶族，关系着不同出身的人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姓什么原来是个大问题。

至于失业姓什么，是姓“社”还是姓“资”，本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我国传统的观念始终把失业看作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与社会主义社会绝对无缘，因此，一提起失业，人们往往很快联想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人们经常可以从各种新闻媒介中，了解到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会招惹失业的“麻烦”。

事实上，失业现象最早普遍产生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对失业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失业存在到承认失业存在的历程。当失业幽灵在资本主义国家徘徊之后，马克思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而西方各国政府却乐观地信奉“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自己创造需求，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失业和经济危机。20 世纪

30年代,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产生了4000多万失业工人,正是这批失业大军,惊醒了西方各国政府,宣告了“萨伊定律”的破产和凯恩斯主义的崛起。凯恩斯提出仅仅靠市场调节必然会产生“非自愿失业”,解决失业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实行国家干预,即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医治失业的“药方”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也受到了一些西方政府的青睐。这一药方曾经一度对缓解经济危机和失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可能根治失业这一资本主义的痼疾。纵观西方国家,失业已司空见惯,正像幽灵般地时急时缓地徘徊在西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据西方统计材料显示,从60年代起,失业率一直缓慢上升,到了90年代,失业势头仍然不减,并有急剧上升的态势。

在经济强国美国,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1990年11月美国失业率从年初5.3%升至5.9%,失业总人口数猛增到735万人,为1987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11月份失业率骤升进一步表明,美国经济正走向衰退。1992年1月2日,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宣布关闭在北美的34家装配厂,近74500工人失业。由于企业倒闭和解雇风潮不止,虽然美国过去4年全国共增加1100万个工作机会,但1997年7月,失业率仍达到了4.8%。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竭力倡导和宣布“美国无条件地向贫穷宣战”的“伟大社会计划”,不仅没能实现,反而因失业加剧了西方社会的贫困化,仅在纽约,这个被称为资本主义文明橱窗的大城市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人数占了全国贫民的17%,失业造成了无家可归、流浪乞讨的悲惨景象。

在德国,由于前西德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其失业率在西方世界原来并不算高,但也受到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失业率骤增,曾达到7—9%,比美国还高出3至4个百分点。

更值得令人深思和警醒的是,自从两德统一之后,东德地区失业率像坐电梯似的直往上升,而西德地区失业率则有较大幅度下降。东德地区为原西德地区经济的“景气”付出了代价,这种转嫁失业的行径,应当引起盲目西化的政客们的反省!到1991年3月,东德地区的失业人数达到高峰,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虽然人们一窝蜂地涌向西部,但东部的失业率仍然达到14%。“柏林墙”确实被推倒了,但东部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因此时来运转,几个月前还在为两德统一而欣喜若狂的他们,却因为政府未能解决失业问题,而连续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目前德国的失业人口为350万。

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失业也十分严重,除普通失业工人以外,还有大批的大学生面临失业。1991年有10%的大学和专科的毕业生到年底时仍然失业,可见毕业就意味着失业。

在法国,由于在整个8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失业人数已突破了235万人。1990年法国失业率为9%,法国慈善机构在1991年圣诞节前说,伴随着穷困潦倒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失业人数也增至300万,失业率为10%。目前法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320万,失业率为12%左右。法国无家可归者纷纷拥向巴黎,拥进在令法国人夸耀的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

不仅德、英、法等国,而且整个欧共体的失业率也一直处在较高的状态,1991年欧共体12个成员国的失业率接近9%,目前欧共体15个成员国的失业大军已超过1850万人,占应就业人口的10.8%。

在加拿大,1990年全国有四分之一的人担心家人失业,1991年加拿大失业人数达146万人,失业率为10%左右。

从70年代以来,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相互交织,周期性地交替出现,并且经常同时爆发,大量科技人员也加入失业队伍,这种“高级失业者”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的一种新现象。1971年美国失业的科学家、工程师已达6500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

以来,被称为 20 世纪末的朝阳工业的电子工业也出现了严重失业征兆,美国的计算机和电子业受到严重打击,号称美国科技革命和经济振兴之星的硅谷地区的失业率已增至 5%。过去一年里硅谷的两大支柱企业——苹果计算机公司和国民半导体公司已先后宣布裁减数千名职工,硅谷已陷入了一场十分痛苦的经济衰退的危机之中。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指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当今美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两个重要的问题。”在西方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世界里,无家可归的失业者却蜷缩着身体,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垃圾桶旁、防空洞中。80 年代中期,美国国会议员博内,曾经专门研究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1984 年 6 月的一天,他出席完在里根总统于白宫草坪上举行的晚会后,回到家中在杂志上偶然看到一则短小启事,该启事要寻找一个能够靠 5 个美元在纳斯达克维尔生活 48 小时的人。1984 年 6 月 22 日夜幕降临之际,博内装扮成一个来自亚特兰大、到处漂泊不知所措的失业者,化名为杰克逊。他脸上留着三天没剃的胡须,头戴一顶棒球运动员的帽子,身穿一件磨损得几乎露出纱线的粗布工人装裤。活脱脱一个“流浪汉”。然后由该杂志的负责人把身上只有 5 个美元的博内抛到该市的热点地带——失业者、流浪汉、酒鬼、吸毒者、娼妓和其它社会渣滓云集混杂的下布罗德韦区。就这样,博内亲自体验了两天的流浪者生活,他的那番参与式调查的经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作了最好的注脚。

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失业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这些国家大多劳动力供给不足,并且在 50 年代就宣告消灭了失业现象。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理论和实践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起着榜样和示范作用。早在 50 年代,在斯大林亲自过问下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课书》就明明白白地指出:“失业,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灾难,在苏联已经永远消灭了。因此,工人再没有随时被赶出企业大门而失去一切生产资料的危险”。由此,社

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一般都致力于消灭失业,实现人人有工作,把失业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充分就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之一,失业永远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关。但是,这种“永远”式的绝对判断不幸被时间所否定,近年来失业现象再度出现,特别是苏东局势发生剧变后,失业现象更是日趋严重。在原苏联究竟有多少失业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估计在1000 万以上。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丧失劳动机会,成为产业后备军的组成部分”。80 年代末,失业也重返中国大地,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震荡。现在失业下岗成为一个跨世纪的难题,引起上至政府官员下至贫民百姓关注的焦点。

纵观全球,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失业的冲击,又正在经受失业的考验,还将被失业问题所困扰。失业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不分社会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失业是中性词

过去,中国把“失业”这个概念专门用于描述和研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情况,并且坚信失业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相容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应存在失业现象的。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和人民曾经那么真诚而坚定地为消灭失业而战,把消灭失业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一,把是否存在失业作为衡量姓“社”姓“资”的标准。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端着铁饭碗,坐着铁交椅,拿着铁工资,吃着大锅饭,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了更多的所谓“公平”,而在物质生产上却失去了更高的效率,结果是最美好的理想成为海市蜃楼,甚至酿成了最难以吞咽的苦果,以至于“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也成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有些人害了“恐资病”，一听见“失业”这个词，就条件反射，头脑中直接反应的只是“资本主义”。对于我国城镇青年没有工作的现象则称之为“待业”，而不是“失业”。“待业”这一概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包含了一些消极被动的成份：对于待业者来说，只要“等待”，就有业可就，忽视了劳动者作为自我劳动能力所有者的主体地位和积极性，助长了待业者的依赖思想；对国家来说，只要有人就业，无论经济情况如何，都要安排，由此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其实，“待业”也是一种失业，有了工作岗位而失掉的，为失业，到了劳动年龄但暂时还没有工作岗位的，也为失业。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以为失业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即使对曾经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过的失业现象，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也只是把它解释为一种偶然的、暂时的现象，是某些历史原因或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偶然结果。这样，我国表面上消灭了失业，但却冒出了更为严重的隐性失业问题。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隐性失业显现化，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一批批潮水般的农民工，因突然失去原有的工作岗位而四处寻找就业机会；大批城镇就业者，也因所在企业破产倒闭、停产、半停产而全部或部分无工可做，失掉了工作岗位，只能失业“下岗”。社会主义中国也有了原以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发生的失业顽症，一时间，有人感到突然、恐慌，有人感到不可思议、无所适从，有人则愤愤不满、上访闹事，甚至有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

事实上，“失业”是个中性词，失业是指能够并愿意接受工作的适龄劳动人口，得不到工作岗位的现象。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失业者是指年满16岁，可以接受工作而没有工作岗位，到公立或私立职业介绍所登记过，并积极寻找工作的那些人。一般认为，下列13种人如果报告正在积极或消极地寻找工作，则属于失业者范围：(1)由于个人无法控制的经济因素，失去在产业或行业中的工